

追懷空軍通信泰斗梅汝琅將軍

● 宋文激

軍中通信先驅梅汝琅將軍於二〇〇五年四月六日晨，在睡夢中仙逝，享年九十四歲。

梅汝琅獻身空軍通信四十餘年，被譽為通信泰斗，雷達先進和教育大師，桃李滿門，深為後來的通信學者所敬佩。

他有個美滿的家庭，夫妻恩愛，父慈子孝，五個子女均習有專長，成為博士，先後成家立業。「兒、媳、女、婿」一家十博士，一時傳為美談。

率隊赴美研習雷達

梅汝琅早年入中央軍校六期交通

兵科，習無線電學，抗戰期間，出入火線，力謀通信暢通，備嘗艱危。勝利後奉派為領隊，率國內各大學理工系畢業生廿二人赴英國皇家空軍雷達學校，研習雷達，歷時一年半，回國後培育空軍通信電子人才，創辦雷達訓練班，為國家造就了大批優秀專才。他自英返國調任空軍通信學校教育處長。民國卅七年（一九四八）底，大陸剿共情勢逆轉，總統蔣中正引退，北平「局部和平」，共軍進駐，翌年四月共軍越過長江，進據南京，國府先遷廣州，再移台灣，空軍通校奉命遷台，校長方朝俊已先期赴台安排

，通校遷校專機，由梅汝琅指揮，載第十期正科生及他的一家八口，於五月廿三日由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來台，機上尚有餘位，其胞妹梅淑貞要求讓她全家，包括妹丈周洪濤及外甥等六人搭便機飛台，梅汝琅因他們不是空軍人員，格於規定，未敢徇私，硬著心腸拒絕胞妹要求。飛機抵台後三天，通校派最後一次運輸機，由台飛蓉，梅汝琅請方校長同意准其胞妹一家搭機來台，抵蓉後機員到其胞妹住所，早已人去樓空，城內兵荒馬亂，無法尋覓，失去了最後來台機會，從此芳蹤冥冥，形同生離死別，直至一

九七〇年，梅汝琅僑居美國，仍未尋獲胞妹一家的消息，引為終身憾事！

民國四十二年（一九五三），筆者在美國密西西比州，開斯勒空軍基地（Keesler air force base Mississippi, USA）修畢地面電子軍官班所有課程後兼程返國，奉調高雄壽山空軍第四戰術管制中隊任雷達機務長，梅汝琅時為戰術管制聯隊上校副聯隊長，聯隊長顧兆祥少將（空官三期畢業，曾擊落日機多架而榮獲青天白日勳章），授權梅汝琅主管所有通信及雷達電子業務，那時雷達尚未換裝，全部為形同廢品的美國剩餘物資，且無備份器材補給。修護工作，全靠機務人員的智慧與雙手，如同無米之炊。雷達一旦故障，梅汝琅心急如焚，日夜以電話查詢，限期復工，工地機務人員，不眠不休，他自己更是宵衣旰食，夜不安寢，食不甘味，直至雷達完成修復為止。可是常逢此地修好，另一雷達站故障又起，忙得他永無寧日，使身材

修長的梅汝琅，骨瘦如柴，疲憊不堪。

培植部屬嚴而不酷

梅汝琅貌嚴心慈，愛部屬如子弟，某次他巡視外埔雷達站，回來後便將我調回戰管聯隊後勤組作通信官，他說：「如果不把宋參謀調回，小命將會不保。」那時我終日忙碌，也已骨瘦如柴，體重僅一一〇磅，調回台北，是我夢寐以求的事，三年來我一直任高雄及外埔工作，內子帶著二個女兒住信義新村眷區，我一直過著飄盪日子，如今一家團聚，生活安定，非常感激他的恩待。但在工作方面，卻起了極大的變化，過去我是不分晝夜，帶領機務員專做技術性的維修工作，如今卻是坐在辦公桌上「等因奉此」有點手忙腳亂，所幸組長卜仁中校教我（卜組長後升為空軍少將），很快便適應了。梅汝琅當時是副聯隊長，是我的頂頭上司，對我施以嚴格的在職訓練，對我從不假以辭色，嚴督苛責，期我成材。其實我與他並無

淵源，一九四六年他率員赴英接受雷達訓練時，我正由通校三高班畢業，奉派赴美接受氣象探空訓練，並無交集，直到他升任戰管聯隊副聯隊長，才是我的直屬長官。我以師長尊之，在嚴師的教導之下，我虛心學習，勤快工作，逐漸和他有了默契，有時他叫我拿幾張紙，一枝筆到他的辦公室，一個計劃、幾個重點，要求二小時內交卷，我都能不辱使命，於是交辦事項，越來越重，如「大陳移防計劃通信部分」，是我寫的初稿。「南磯山移防計劃通信部分」，是我輪值副總值星官在聯隊部一個通宵完成的，此後我研擬了很多計劃，如「全島五處偽裝雷達陣地計劃」、「金門游動雷達陣地計劃」等，無不獲空軍總部批准，預算滾滾而來，聯隊長召見嘉獎、副聯隊長也讚譽有加，使我受寵若驚。我蒙梅汝琅多年嚴格教誨，受益匪淺，雖是長官，私下暗呼「恩師」。

籌建台灣雷達系統

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一月一日，我奉調空軍作戰司令部，任通信電子科長，梅汝琅是空總通信處長，又是我的頂頭上司，到差第一日我便請參謀官張卓少校提供我有關載微波通信資料，張少校為我解說清楚。第二天一早，梅處長電話查詢。載微波線路圖就在我的案前，照本宣科，我對答如流，梅處長說：「你倒是了解得很快嘛！」使我進一步獲得恩師信任。

梅汝琅一生從事通信電子工作，擴建台灣雷達防空網，功在國家，他曾任「空軍通信學校教育處長」、「戰管聯隊副隊長」、「空軍總部通信處長」、「國防部通信局長」、「交通部技監」等職，事業達到空軍地勤人員的頂峰。台灣第一線的是雷達系統、預告颱風的氣象雷達系統、保障飛行安全的民航雷達系統等，都是梅汝琅在歷任通信首長任內領導完成，統統都是他的子弟兵空軍通信人員架設而成，真是功在國家。

梅汝琅於空軍退役後，曾閉門寫作，撰著「千里眼順風耳——通信老兵憶當年」一書，十餘萬言，曾於六十九年（一九八〇）十一月連載於台北中外雜誌，分十四期刊完，梅師寫下一生甜酸苦辣的回憶，他以我國現代史為經，以其親身經歷為緯，把六十年的往事陳跡，娓娓道來，歷歷如繪。

身後憾事未升中將

梅汝琅晚年惟一的遺憾是他以通信專長，首任編制為中將的通信局長，竟未能晉升中將。根據三軍組織配額，國防部通信局長是空軍職缺，過去歷任局長，都由飛行軍官擔任，新任國防部長蔣經國到任後，大刀闊斧，勵精圖治，銳意革新，他發現了空軍通信方面的死角，立即要求空軍總司令徐煥昇上將遴選一優秀專業人員，擔任局長職務。梅汝琅未進國防大學，或空軍參謀大學，按照空軍現行人事法規限制，沒有資格擔任國防

部一級主官，但在當時空軍通信行列中，卻是最資深的一員，負責空軍通信多年，正是最合適的人選，民國五十五年（一九六六）一月廿日蒙總統蔣中正召見，廿五日便奉命到差，由參謀總長黎玉璽上將主持佈達典禮，從此梅汝琅登上國防通信最高的階梯，升到軍中通信專業的最高職位，但那時他已五十五歲，是少將限齡退役年齡，因局長是中將編制，有機會晉升，因此一年一年的人事檢討，共延役了三年，因沒有國防大學的學歷，依照人事管理條例，無人特保，始終不能晉升中將。後來空軍總司令賴名湯召見他，大談新陳代謝，起用後進，明顯的要他退役讓賢，就這樣梅汝琅於民國五十八年（一九六九）奉令以少將軍階退役了。由當時在空軍總部任通信處長的陳光斗少將接任（為隨徐煥昇轟炸東京的通信員），到任不久升為中將，其後升中將的通信軍官達十餘人，全部是梅將軍的學生。功成不必在我，又有何憾哉！